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六十二回 道士三施降怪法 長老一靜服電精

僧人說：「豆腐也有葷腥。」那酒保笑將起來，道：「長老說話不當理，豆腐若有葷腥，這們這青菜也是葷了。」僧人說：小僧有句話兒，念與你聽： 說葷腥，非豆腐，只為豆乃農辛苦。

磨它精液去它渣，點化石膏與鹽鹵。
矯揉成，有何補，看來變幻如丹母。
不葷之葷說是腥，工人不潔名稱腐。

僧人念罷，說道：「我小僧非是說你豆腐是葷，只因此物是農人辛苦出來，養人的五穀，誰叫你磨碎了它，用其精液，去其渣質，弄巧變，化成膏，分明機智做出，失了它本來面目。這也猶可，卻又把牠立名為腐，腐字從肉，便有葷名，犯我僧戒。這也猶可，但恐工人造，或手足不潔，水漿不淨，入了酒肆肴饌之廚，沾了葷腥之氣，所以我小僧不吃，說有葷腥為此。」僧人正講，猛然一個道士從店屋中闖進來，把僧人當肩一蠅刷打下，說道：「為你犯了戒行，便叫人連豆腐也莫吃。哪裡知道吃酒不吃酒，總在一量；吃齋不吃齋，總出一心。不在心上講因果，卻在葷酒上用工夫，放著三個邪魔，不理服他，用法除他，卻與他詩云酒曰，瑣瑣碎碎，叫他們弄神通，騙漁人的酒吃。」道士一頓狠狠言語，把個僧人說紅了臉，笑道：「師兄，原來是你。我豈不識妖魔，只為僧家存心方便，慢慢化他，不似你道法嚴肅，不容邪怪。」僧人說罷，那陶情三人酒也不吃，往店門外飛星就走。道士把蠅刷一揮，三個就如繩縛其手，膠黏其足，立在店外，只叫：「道真饒恕。」捕竊見了，忙向道士前作禮求告，說道：「小子被電精所害，虧此三位解救小子，卻也不知三位是何來歷，只是有恩當報。到此店中，一杯也不曾吃，卻被長老講了半日閒話，如今又遇著師父，不知有甚緣故，把他三位禁住。」道士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甚麼電精害你？」捕竊卻把前事備細說出。道士說：「擇術不精，是你之過。誰叫你做這營生，自取禍害。」捕竊說：「方才一則變電在市，備知這魚蝦電驚遭網被賣的情苦；一則長老、師父勸化小子，已悔心別做營業了。」道士聽了，道：「既是你悔卻前非，另尋不傷生物的營業，我且以妖滅妖，先除了電精，莫使它作怪害人。」乃向僧人說道：「師兄，你動輒與它慢慢講禮。小道如今且請你坐在捕漁父草屋之內，待小弟除了電精，再與師兄處此三怪。」僧人只是合掌，說道：「好勸他罷，莫要惡剿。若惡剿，又露出我們筋骨來了。」當下把陶情三個，用法禁了，帶著他齊到捕竊草屋。

只見老嫗哭哭啼啼，說道：「捕竊姪兒被妖怪害了。」在草屋內，訴一回，哭一回，道：「叫你聽把家母子話，你卻不信；叫你做別的生理，你卻不依。如今把性命被電精吃了，不知是囫圇吞了，不知是細嚼慢咽，不知是照我們市人陪飯食吃，或者是陪酒兒吃。吃你時，不知你可想著我姑娘老人家，我姑娘卻想著你。那腳面上瘡不消膏藥，必然不疼了「這媽媽子正數長道短，卻好捕竊同著僧道與陶情三個進入屋來。那屋小，容不得多人，道士卻叫僧人坐在捕竊屋內，他仍叫捕竊持了一根槍，叫陶情三個變了捉魚蝦的漁人，齊到海岸上叫罵道：「臭電精，臭蝦精，如何戰鬥我不過，叫小怪幫助，弄甚麼幻法，你變我，我變你，誘哄市人。如今有法師在此，你敢再出來成精麼？」

卻說電精與魚蝦小怪弄了這番手段，被陶情們打散，回到海沙，氣哼哼，悶懨懨，說道：「捕竊、漁人被我們弄巧，已將送他刀斧油鍋，不知何處來了三個凶漢救了他們。雖然未除了賊捕，卻也嚇得他不敢再來。」正說話，卻聽得海岸上吆喝，卻是捕竊同著幾個漁人。電精大怒，乃提了大刀，帶著小怪，上得岸來。這電精卻不看捕竊，乃看著陶情三個，笑將起來說道：

那裡鑽來酒鬼，乜斜東倒西歪。破衣爛帽跛拉鞋，想是尋魚買賣。此處非同往日，漁人安敢前來。抽身改業算伊乖，遲了些兒莫怪。

陶情見電精說幾句藐他的話，他也把電精瞅了兩瞅，說道：

多大電精作怪，本是龜鱉形骸。只好切碎換錢財，下酒將伊當菜。如何把吾輕覷，誇強海上沙涯。這些魚蝦小怪莫胡猜，稱早投降下拜。

電精聽得，舉起刀來，就要砍陶情，卻被捕竊持槍架住，說道：「電精，我老捕已改了業，不來尋捉你們，只要你也安分守己，潛形水內，莫要驚我漁人。就是我們漁人，不過為資生，取你有餘的小魚蝦，換升合米糧度日，也不傷甚天理。」只見那魚蝦小怪皺著眉眼道：「你便說漁人取我們換米度日，你哪裡知道他得魚換酒，吃得醉醺醺，胡歌野叫，你便散悶怡情，怎知都是我們性命。他既不仁，我們無義。」乃一齊簇擁上前，把這陶情三個圍在中心。陶情三個卻也不慌不忙，拳打腳踢。雖然打去，怎奈聚來，一時間千千萬萬。那電精得勢逞凶，捕竊哪裡敵得住，看看又要敗倒，此時卻得道士仗劍在手，也來抵敵。只見魚蝦小怪益多，道士連忙作法，把劍一指空中，唸唸有詞，那空中罩下一個大網，比海更闊，魚蝦見了飛走，直躲海底深水，忙把兵器亂撐。電精見勢頭不好，只得鼓起精力來戰道士，被道士大網罩下。他卻把刀一割，將網割破，鑽將出來，也弄個手段，把嘴回陶情、捕竊啐了一口黏涎，頃刻他幾個都變成大電，拿著大刀，倒來圍住道士。道士見了笑道：「這精怪倒也會弄手腳，我看你也只是這一件本事。」乃向東取了一口祖氣，望陶情們一吹，只見陶情們仍復舊去戰電精。電精見了卻把嘴向道士一口啐來，黏涎到處，連道士也變了電精。陶情戰得眼花，捕竊鬥得神亂，齊把槍棒倒來敵道士。卻虧了那把劍有神通，隨變了一條金龍，霞光萬道，在那道士身邊擁護。莫道終日昏卻也有一時醒，看見眾人奔殺道士，他大叫：「莫要眼花看錯，那青鋒慧劍豪氣衝空，是我道師。」陶情們方才眼明，努力敵電。電精見勢力不濟，往海中一鑽，形蹤一時潛去。捕竊拿著一桿槍，東戳西戳，見沒有電精，乃埋怨終日昏說：「都是你胡喊亂叫，把個電精走了，如今弄得死不死，怎生計較？」道士笑道：「你們莫埋怨，有我小道，不怕那電精逃走。料此青鋒慧劍神通，定然除卻妖魔。」捕竊道：「師父，我在這海岸多年，深知這電精手段，便是師父道術宏深，也只好收服它，卻是除滅不得。它的神通不小。」道士問道：「一個水獸妖魔，有甚大神通？」捕竊道：師父，你聽我說它的神通：

說電精，神通大，久歷春秋熬冬夏。
血氣從來勇猛時，生長海中天不怕。
圓頭陀，光乍乍，智能邁眾真不亞。
縱然一戰失電身，蓄力養精怎肯罷。
師真若要收服它，坎離顛倒陰陽卦。

捕竊說罷，道士笑道：「顛倒坎離是我仙家手段，這電精走到哪裡去？我小道若把這海水清流到底，他怎能藏躲？」說罷，道士捻動先天訣，步起涉海罡，把青鋒劍望水內一攪，只聽「骨都」一聲，電精依舊從波濤中出來，看著道士說道：「我老電安安靜靜，原歸不擾之波，讓你那捕賊剿竊些小魚芒蝦度日。你這道士因何又來攪擾？想是與他這幾個打渾了水捉魚。」道士大喝一聲道：「誰來與你嗑牙打渾。想你倚海為生，妖魔作怪，傷害漁人，我仗法力，要剿滅了你邪氣，你說安安靜靜，原歸不擾之波，只怕你欲心不改，妖念復生，無限漁人被你吞嚼，送了性命。我仙家慈悲，定要驅除滅你。」電精也不答話，舉起手中刀，照道士劈面斫來。道士把劍相迎，戰了百十餘合。電精道：「道士，你莫說我是水獸，慣能水戰，我與你陸地較個手段。」乃騰空跳到沙涯深林僻處，拿著刀叫：「道士，你來這裡試試手段。」道士笑道：「你這妖精，離了窩巢，自然躲不過我的道法。」乃仗劍到林邊，兩個又戰了十餘合。電精急了，把嘴一張，只見赤燄火光進出。陶情們正跟來助戰，見電精口內噴火，卻也厲害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炎光焚嶺澤，烈燄燎崑崙。

赤鼠通玄竅，形雲結頂門。

顛倒天河水，延燒虛谷神。

騰騰三昧火，嚇殺敵電人。

捕竊見了，向道士道：「這妖怪神通果大，一個水獸如何噴出火來？」道士喝道：「莫要大驚小怪。這水中弄出煙來，是我的上門生意，熟路行頭。他會噴火，我卻也會傾潮。」把劍一揮，海水倒卷，但見：

波濤翻白浪，洶湧倒黃河。

善滅三焦火，能除五體痾。

源流來不息，既濟得中和。

任爾妖魔倣，崑崙衍派多。

電精見了笑道：「這道士也會弄水，任你滔天，越壯我勢力。」兩個又戰了十餘合，漸漸戰到荒沙野處。那僧人正在草屋中打坐，久等眾人不來，乃叫老嫗：「你到海岸看我同來的道士，怎樣除怪捉妖。」老嫗聽了，方出草屋幾步，只見眾圍住了一個癩頭電，那電吡嘴獠牙，噴火燒人。這道士仗劍噴水，混擾在一堆，慌忙走回，向僧說：「眾人都在海沙上，與電精相爭哩。」僧人聽得，乃步出屋門，走近海沙，果見眾人與電戰鬥，乃席地閉目，存一個靜定功夫。只見那電精看看戰敗，四下裡望魚蝦小怪來救，哪裡有半個魚蝦！只見海沙上，一座寶塔兒層層光燄。電精把刀撇了，變一個水老鼠，一直奔到塔兒邊，尋個磚瓦縫兒，門縫眼兒，窗簷窟兒，思量要鑽入藏躲，尋了周圍一番，哪裡有個隙兒鑽得入去。正要又走，哪裡是個寶塔，原來是一隻白額老虎。這電精要走，卻被僧人念了一聲梵語，電精縮得手掌大，拜服在地。道士見了，仗劍要斲，僧人笑道：「師兄莫要傷它。」道士說道：「我不誅它形，只誅它那一陣火騰騰要害人的心。」僧人笑道：「師兄，你有水克它，只是水火交戰，便難服它。我僧家以靜定收它，故此不勞一力。」道士也笑道：「師兄先得我心同然。你不以靜定降它，我與它戰不勝，繼之弄神通道術，道術不能降，終也要借這水火煉它。今它既降服，發落它歸海安份守己，不許再弄妖氣驚害漁人。」說罷喝一聲：「業障，安分去罷！能安分自免人來害你。」電精聽了而去。

道士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我與你到何處去一行？自你離了林中，不曾問你出來何往。」僧人答道：「小弟一時出來，到個大講禪林隨喜。聞海潮庵高僧師徒行寓，講經說法，演化國度，善信百里奔馳，小弟因此也遠來走走。」道士說道：「我亦聞知高僧演化，想就是此庵，當與師兄同瞻仰勝會。」僧人聽說，便欲辭了捕竊而行。只見陶情說道：「二位師父要去赴會，我們三個也乞攜帶。催士忽然面色變了，說道：「我久知你三個深情，正要剿滅了電精噴火，卻來吞嚼你們邪魔。因念你救人微勞，尚在猶豫，你若要我帶你聽講經文，隨喜佛會，如何去得？那高僧豈肯容你？」僧人道：「這也無妨，只是你三個久蓄阻攔演化僧心，把這心腸息滅，仍求個度脫，方才帶得你去。」陶情聽了道：「便隨師父教旨。」捕竊聽了，也要同行，說道：「捉電不成，得了性命，情願跟和尚師父出家去罷。」僧人笑道：「你一個捉活物為生計，如何出得家？」捕竊說：「小子如今改了生計也。」僧人道：「生計雖改，實善未見。」捕竊說：「我小子如今要隨師父出家，便是實心行善。」僧人道：「我這心腸卻也是悔改來的。只是善根為本，法器次之，盡汝三皈，遵吾八戒。」捕竊乃斂手問道：「師父，怎叫『善根』？」僧人答道：「真心實意原從見性中來。」捕竊又問道：「師父，怎叫『法器次之』？」僧人道：「中規中矩，脈脈不斷真傳。」捕竊不解其意，又問道：「師父，如何叫做『盡我三皈，遵你八戒』？」僧人道：「釋門有佛法僧三樣皈依，你能盡此，方做得和尚。世間有個五葷三厭，你能遵守不沾，方才完了八戒。」捕竊聽了道：「師父，你的門中有這許多瑣碎。我往常只見一個人，或是躲差徭，避罪名，欠官錢，少私債，沒個頭項生意或是孤苦伶仃，把頭髮剃光，手裡拿個椰子，頸項掛串數珠，身上穿件緇衣，頭頂戴個瓢帽，他哪裡曉得甚麼三皈！幾曾遵那八戒！走向人前，誰不叫他一聲長老？」僧人聽了笑道：「也還有一等變來的，但這是身根未淨，終有不堅之心，法器難傳，恐墮無名之獄。」捕竊聽了，也不明白，乃向道士說道：「小子隨師父做個徒弟罷。」道士笑道：「我這道門你越發做不得。」捕竊說：「如何越發做不得？」道士說：「我道門也有變化的，難造次做。你若要知難做，我有幾句詞話，說與你聽。」甚麼詞話，下回自曉。